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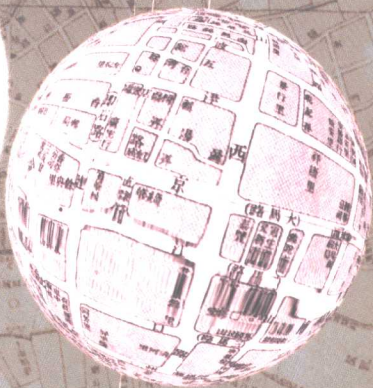
城市细部丛书



A NE
JIHYUN

城市地图

金宇澄 编



导游图往往不能满足他们
一些酒店架设起高倍望远镜
客人可以在房间里细察城市的局部

文 匯 出 版 社



AN
JIBYU

城市地图

金宇澄 编

文 匯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地图/金字澄编.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4
(城市细部)

ISBN 7-80676-121-7

I. 城... II. 金...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8676 号

城市地图

编 者/金字澄

责任编辑/朱耀华

装 帧/冯节 丰臣设计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240 千

印 张/11.125

印 数/1-6000

ISBN 7-80676-121-7/I·027

定 价/22.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曾看见一幅好玩的地图,确切地说,是那种音乐酒吧的示意漫画,午夜十二点半,在平面的北京上方画了星星,月亮,酒吧的灯泡,三四条有酒吧的马路,用五线谱连着,从东扯到西,野猫在游荡,几个小人骑浮在这几条音路或音河上,如一些乱码,周围还有萨克管,响板,提琴,架子鼓。

城市景象的某种图解,大概如此吧,它的经验和指点,到位之极,有点枝蔓,有点个性,满足了小范围的需要。但是,消费者离开这些地方,溜到街上听小人和猫说事情,在黑咕隆咚的半夜,此图不予负责,必将无功而返。

如果我们浏览一幅普通的城市标准地图,心情将随之两样,它完全是一种沉默严谨、值得信赖的理性面孔。蜘蛛网似的大街小巷是它主要的构件,面对它,读者往往身不由己,下意识想查找出点什么,这是对它的条件反射。你可以依靠它的脉络和纹理找到某个坐标样的十字路口。现实世界因为印刷的需要,被1比1000比例尺缩小,那些十字很难带给你具象的回忆以及真实的画面,它的陌生感,恐怕是永难熟络的一种了,并且每年要变出新版,如很多幼虫的成长,褪下的旧躯壳归于前期的旧壳,它只是在长大,它的新意至多是城建平面的逐渐扩展,水墨一样洒化开。它与人的心理距离,也会一直那样似懂非懂,既清晰又模糊着,它是永远的地图了。面对它,我们登临俯视,有一点飞升鸟瞰的感觉,而人实际是坐在椅子上,在寻找交叉的马路,十字坐标,一个个的十字,看不到星星和月亮,还有那些夜不归

宿的小人和猫。

这是有意思的话题,地图的视野是单调呆板的,对于妄想者和好事者,导游图往往不能满足他们,国外的酒店架起高倍望远镜,客人可以在房间里细察城市的局部,真是聪明,实际想想,也是无奈的吧。

本书命名《城市地图》,只是文字意义上的一种城市图解。一本以具体地理为背景的城市故事集,以市民作为对象,提供多层面的文学观察和体验,有关于地域、历史、个人悲情故事和生存现状的描述,各有所重。

城市人面临诸多的考验和磨难,世象的白云苍狗,生存恐惧,等待,午夜的独白与徘徊,纯真年华,破碎之发财梦,友谊,工厂新旧更替,性萌动,孤僻与孤独,清醒以后迷醉,想念乡下,落魄,爱与分手,快乐的虚幻意义,寻找家庭生活等等,本书所记一系列人生历程,都带有这座城市深刻的印痕。

生活在此的人们,姐姐妹妹,父亲与女儿,男工女工,老迈建筑师,贫民少年,酒鬼,算命者,饭店小伙计,白领和粉领,酒吧老板,网虫,女记者,上海贤妻和日本丈夫,渴望关怀和爱的新旧时代女性,教师,思想者,酷哥,商业冒险家,城市游民与享乐者,学生,新上海移民等,很显然是上海的方式,只有这个人群才执掌着的独特的生存钥匙。

人与事的交织,构成地图的另一形态,路和街区有了阴影和光源,它们的局部逐渐扩展,展现出历史和人情的深厚与伤痛,使这些地名有了实质性的形象注解。

感谢作者敏锐的关注,我们逐渐看清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和城市人。

在新世界的光华之中，人们带着上世纪的痕迹，带着理解和怀念来到这里，留下一帧集体的合影，这是一个有纪念价值的聚会。

2000年，《上海文学》以《城市地图》栏目陆续发表了这些作品，作为以特殊背景引发的文学专栏，推动多样化写作与文学阅读，是栏目感兴趣的要点。

作品的人物、场景、对话等小说因素和散文的自由风格，给一般意义的文本定位以变化，它们拓展和延伸了文学的功能，显示出纯文学月刊的一贯追求。一年多来，栏目深得作者和读者的关爱，如今结集出版，堪称一个温馨的总结。在文体意义上看，这种特殊的“梨苹果”文本，具备个性，贴近生活，写作难度也不一样。相信读者可以借助这本有趣的书，深度了解上海人的相关细部和内涵，产生有意义的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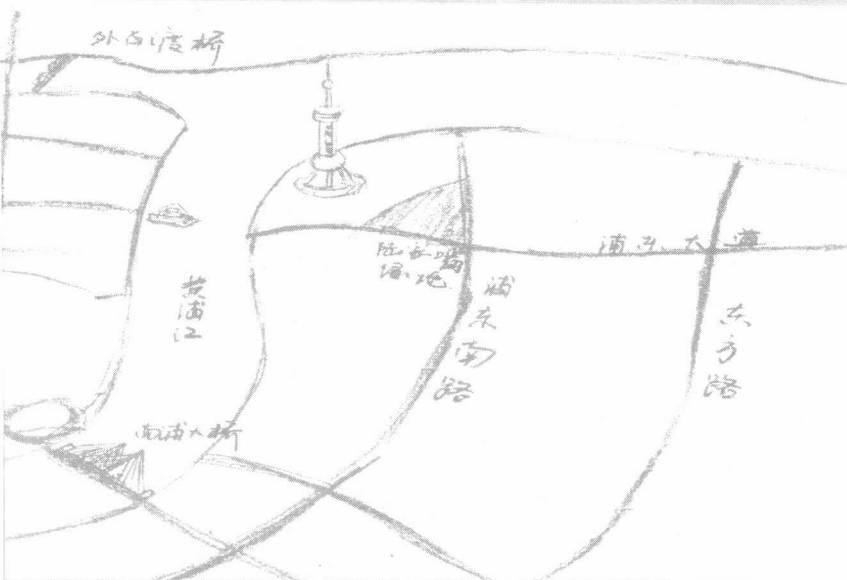
金宇澄

2001年9月16日

目 录

杨树浦	1
褪色的宫殿	14
来吧，一个人的童年	26
虹口轶事	43
滨北人	59
美食街	75
仙霞 水城	93
生于四川北路	111
当警车撞上岗亭	127
白菜找朋友	143





茂名纪事	161
桂林路100号或行走的米脂	181
此岸 彼岸	205
宿命里的女人	227
成长地	246
恍惚之地	261
一周半	276
遗忘之后	294
刹那含永劫	310
外公的保安坊	328

杨树浦

这条路一直通到上海的杨树浦底。柏油路面补成一块一块，是经常有载重汽车驰过的缘故。

现在，杨树浦有点平静了，像一个人在打瞌睡。路上还是有点寥落。我总是有一种冬天的感觉。

三十年前的杨树浦，一个有太阳的上午，厂的门口，搭着牌楼，安着彩灯、彩旗、标语牌之类。天气很好，有很厚的霜。我从牌楼下面进去的时候，便看见有女工从车间厚厚的棉门帘中探出头来，像几只鸟；有些女工吃了早班饭，从食堂里出来，穿着单衣单裤，系着饭单戴着白软帽，披件花布棉袄，面孔冻得通红，还在叽叽喳喳。

大太阳底下，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是差不多的。再往前三十年，解放前，这个厂叫“大康纱厂”，后来改为第几第几了。在上海，这样的纺织厂，一直可以排到第三十五厂。

从那时，我是真正走进了杨树浦。有许多时候，我会作些想象，本埠的电话系统如果有个仪器可以显示通话情况的话，那么，杨浦区与徐汇区之间的通话记录大概不会多；杨浦会经常跟闸北、虹口、宝山通电话；而徐汇通常会与静安、卢湾保持联络。再

进一步想象,这些通话内容,杨浦他们在商量再就业、工厂关门土地置换、解决危房简屋;虹口一个劲儿地对杨浦和闸北讲,买东西到四川路来,我们这里便宜;而静安、徐汇他们是在电话里悠然地讨论着时尚、外资、白领、广场绿地、新生代女性小说,诸如此类。

在看到城市轮流不断的变幻时,我想像着城市地域之间的差异;是我生活中奇妙的合谐,那种生活本质上的稳固与完美。

女 人

在杨树浦过日子的女人,是会从长计议的。

女人从上班开始,便要“贴”父母。这一个“贴”字,颇贴切。女人在每个月的工资里,定下十元二十元,交于父母,可以是属于自己的搭伙,也捎带孝敬父母的赡养;然后,在搭伙里,便可以带菜,总是说,厂里食堂的菜不好,贵,吃惯了家里的。爷娘明知是亏了,但心里面是欢喜的。自己有一点,还可以让子女“刮”,也不失为一点实力。或者是,还在做,或者是,有退休金;有点技术的,还可以被聘到乡镇企业里,赚得更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海工人的绝技,很是吃香。

女人带菜,起先是一个人吃的,后来,有一个男人也要吃了。这个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从此,也便大致确定了。女人的爷娘,晓得女儿的口味,现在连女儿男朋友的口味,也要晓得了;也便是说,男人是上过门,做过“毛脚女婿”了。爷娘也是认可了。

如果,这女人在厂里算是好看的,总归会有多个男人来

追求。一个厂里,好看的女人,总归是这么几个,男人之间品头论足,最后的意见,也会集中在这么几个女人身上。这比年底评先进,票数要来得集中。那么,为了这个女人,男人和别的男人之间,该别的苗头,是别过了;要打的相打,也是打过了。

爷娘,便从这带菜的量里,分辨出女儿的情状;旁人,则可以从女人带菜的质量里,大致可以看出丈人丈母娘对男人的态度。

女人在杨树浦生长,发育,赚钱,过日子,有些事儿,比如恋爱,结婚,女人都是要经历的,都是应当为她所有的。女人便按通常的做法,去享受这一份经历,从中寻觅着自己的欢愉;计划着一件衣裳,一件家用电器,一桌酒水,那深思熟虑,于小日子的拮据与梦想中,都是有着按部就班的理智与情感的。

钱不是太多,便要算计;钱也不是分文没有,所以才有算计的可能。算计自己的,还要算计男朋友的,比如,让自己的爷娘给男人做菜,省下男人的菜金。这种算计,是将男人跟自己,算作是一家子了。

女人是要好看的,但杨树浦的女人,要好看,这机会也不是很多的。上下班穿的衣裳,这一路上,也不过是半个小时,女人甚至连进厂后在厂区大道上的时间,也算进去了,并且这还是要悉心而度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是遇得到最多的熟人的。

“好看的。新衣裳。”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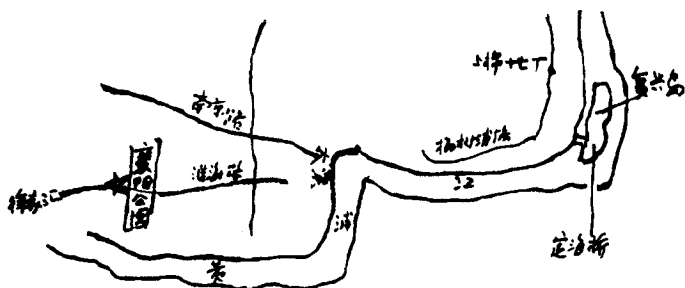
女人反而回答:“旧衣裳。没啥好看的。”

是旧衣裳了。实在是因为穿的时候不多,女人又会拾掇,一件衣裳,似乎一直是新的。

女人最期盼的,还是穿一件好看的衣裳,走得远一点。

女人在谈恋爱的时候,跟男朋友是一个班头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便会很多。女人对男人说,约会的地方,要到远一点,不易被人看见。她提出,有一个地方,颇好的,叫襄阳公园。

于是,女人和男人的约会,便定在这淮海中路的襄阳公园。老时间老地方。



但他们几乎是从第一次起,便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往同一个地方去。他们往往会在第一辆公交车辆的车站候车的时候,便碰上了。在那样的时候,两个人会觉得有些尴尬。两个人要一起坐两辆公交车,到那个襄阳公园。女人在车上,漠然,似乎是有有点伤感。男人买好两个人的车票。有座位要请女人来坐。女人坐下来,脸上还是漠然,似乎真正的爱情还不好开始,时间没到,地方没到。男人也便默然不语,凝视着女人的脸,眼睛瞪得很大。男人是比较容易进入的。这意韵从男人的眼睛里射出来,女人是会感受到的。在离襄阳公园越来越远的时候,女人在心里,渐渐的让男人靠近。有一种东西在他们之间

交流，是一种酸楚，或是欢愉。他们最后还是被欢愉所笼罩了。乐此不疲。

结婚后，女人便要与人分班头了。两个人早中夜三班错开，照顾家里的时候，便也会很多。

女人按着普遍认可的时候，准时地让自己的腹部隆起，一点也不会让人觉着早了或晚了，脸上也发着普遍都认可的斑，一点也不会让人觉着难看，像棉纱上允许存在的疵点一样。到了某个时辰，女人在厂里消失了几个日子，别的女人便排着队似的去看过，带来一点有关这个女人和孩子的事儿，也是大同小异的；女人再来上班的时候，先要抱着小囡到车间里来，让看到过的或没有看到过的都看看，得到一点好评，或好评如潮，便往厂里的托儿所里送。女人自己的身子大了一圈，胸廓上是松松软软的，颇见母爱。看上去便会觉得，这女人是做到头了。

在我们的纺织厂，有许多各色女人；对女人，我无法做到熟视无睹，时常会有事儿的时候，让人怦然心动。也许便在几年前，这女人让我看她别在胸前的团徽，她拎起团徽的样子，仿佛像提起胸部要对着我喂奶；几年后，这胸廓，真的是要用来哺乳了。女人不会再去想几年前的胸廓，比眼下的要挺，要圆，要白；隔着了一层欢愉，再望回去，再松软的胸廓，也是带点温馨的。

要想，还是男人想得更多。

这温馨如同是生活，以前是很少有任情自流的时候的，像拦了水闸的水流一样。现在，是在开水闸。某种性情，要激流了。

这女人的脸上是会有变幻的，笑的时候多起来，放肆起来，说话的声音也大了。男人已经不是一个班头了，即便是

一个厂,也不会来经常看着她了。这男人,从这个时候起,基本上在这个女人身边消失了。

我坐在纱袋上胡思乱想,这个女人走过来,从我的胯下拿起一个缠满细纱的纱管,那个半尺来长的东西握在她的手中令我脸红心跳;那女人将那纱管揣在手中,走到一帮子婆婆妈妈堆里,对我指指点点,便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走过来,问我:

“你发什么呆?晓得你背后是什么吗?”

我回过头,看见墙上有一个粗铅丝弯作的衣架,晾着一条女人的裤衩。

女人于是便开怀大笑。其中的一个女人说:

“人家小青年,是良家妇女哟!”

在这个女人堆里,一个男人,可以被女人说是“良家妇女”。

那声音,却是响彻了满世界,作天作地。

师 傅

在那时,在杨树浦的年轻男人,做工了,先要有一双皮鞋,再要有一只手表,一辆自行车。那便算是一个比较像模像样的工人了,有本事的,弄到一些特殊的材料,装备更好,一辆自行车始终是锃亮的,刹车把用塑料管护套套好,前后泥板都有“克罗米”罩了一截,后轮的天芯两边,还有两根不锈钢脚踏梗,让女人、小人坐在后面有个脚踏点。下过一场雨,男人最要紧的事儿,便是擦自行车,三角架、钢圈、钢丝,前后天芯、轴承;一两个月,全部拆光,重新用火油洗一遍,擦净,上足牛油,再装好,螺丝旋紧。

我会利用工作的时候擦自行车,是因为正好穿工作服,手上一塌糊涂,工具是现成的,机油、牛油也是现成的。我擦车的时候,特别要把后面的书包架擦得锃亮。我在那时候,便一门心思地幻想着,有一天下班好驮一个女人回家。我师傅袁妙生,便是这样,用一辆自行车,将自己的女人,驮进驮出。

我师傅家里有两部自行车,碍手碍脚。师傅也不多说,将女儿的一部轻便自行车顺着楼梯斜靠在墙边,在墙边安一个托架,正好固定牢自行车龙头。师傅会得做,有力气,一块扁铁,在他手里,当场拗得像模像样,打只眼子,旋一个木螺钉,便装得十分牢靠。他还是个很细心的男人,生怕扁铁会磕坏龙头上的“克罗米”,还包上了布。这一切,在师傅的手里,都是随便弄弄的,像没有做什么事儿一样。袁妙生对我说:

“什么叫工人?这就是工人。生活好的。”

上海人叫干活为“做生活”,袁妙生就是一口一个“生活”。

在那时,我师傅对我说:“你不像一个工人。”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是一句好话还是坏话。

现在,我师傅对我讲,每天到了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是他在家一天里最沉寂的一段时光,外孙还在学校里没放学,年轻人都在外面工作。他跟我说起我们在厂里上班的时候,满脸的光彩。在那时,也是两三点钟,空调检修,一天的生活快要收工了,都是一些扫尾的事儿,打开的配电箱要拧上,裸露的线头裹上绝缘胶布,工具做一样收一样,放进皮套子里。

师傅翻出自己的一套工具,多时不用了,便要拿出来擦

拭一番。他饶有兴致地将一大堆旋凿、扳头擦了一遍，整齐地排列在地上，从中拿起一把中号旋凿，这是用得最多的一把，平头，红色的木把，开了几道槽沟，捏在手里，很缠手的。他手指捻着旋凿口，仿佛听见木螺钉旋进木头里的声音，是吱吱的；手臂膊上的力道，也是吱吱地要冒出来。他手里拿着旋凿，唇上抿着一颗木螺钉，爬上自家的楼梯，在楼板的横梁上旋进一只木螺钉。这是他的一个秘密，每到一个月领退休工资的一天，便要爬上楼梯，在横梁上旋进一个木螺钉。操作练兵，技术还是可以的；平头螺钉旋进木头里，摸上去，煞平。只是，上楼梯的时候，腿脚有点不灵便。过去上竹梯，随便怎样晃晃悠悠，上去后一只脚插进一个档子里，侧着身子倚靠在梯子上，那劳动的姿势，是伟岸的。空调工的生活，是要爬上爬下的。我想起了我们那时候穿着肥大的工作裤，脚蹬高帮绝缘跑鞋，头戴藤条安全帽，腰间系着宽大的牛皮安全带，从大到小一排旋凿插在皮套里，垂荡在腰下，随着步履一颠一颠的。师傅如果再叼一支雪茄烟，那看上去就是巴顿将军了。师傅的一生，便给我留下了做工之人的不朽形象。

也是杨树浦的一种味道。我去看师傅的时候，师傅正在家里将一篮子鸡毛菜倒出来，要拣，说话间手举着菜篮子，指了指工厂的方向，“我现在是真的老了。只有你还想着来看我。我是想都不敢想。”师傅的眼睛里含着泪花儿。我是晓得的，我现在说什么，都会触他的心境。他女人小步跟着出去了，在弄口叫着：“小程你等我回来吃饭。”我回过头，看见她挪着胖胖的身躯，气喘吁吁地赶着要去买菜。她驻足，回头，眼泪就一下子冒了出来。“我们做了几十年，这辈子怕就再也看不见自己的工厂了。”

工厂在黄浦江边的杨树浦。袁妙生指的方向是对的。从定海路穿过去,也不过就是两站电车路。工厂是没有了。女人说的也是对的。我在原来的工厂门口,看到这个工厂已经空空如也。先前闹闹猛猛的7000多个女人男人,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厂门口有一条标语:“九八年的口号——突出重围。”这7000多个男女,突得一个也不剩了。

袁妙生的家一直是住在一大块棚户区内,这是五十年代的工人新村,据说当时共建造了两万户,后来这“两万户”就成了杨浦区这一类住房的俗称。本来也是整齐的一排排的,黑瓦尖顶,砖木结构,但几十年过来了,一家一户都成了几家几户,人就朝空中和四处扩展。先是搭出个灶披间,再将灶披间跟正房打通,在先前的灶披间外面再装上自来水龙头;再是翻楼,顺便将烂了的木椽换了钢筋水泥横梁。袁妙生的房子翻了两翻,先是搭个三层阁,开了个老虎窗,那是女儿大了要跟爷娘分房睡的时候,后来给女儿结婚,索性翻成三楼,平顶上还是个平台,远远地看上去,蛮显眼的,像个炮楼。

从这个楼顶望出去,都是这么一栋栋的不规正的楼房,满眼是各种几何图形,各式各样的门洞和窗户,奇形怪状的天线,还有几个卫星电视接受天线。

师傅在摸香烟,一边问我:“还喝酒么?今天夜里,你多喝点。”

那时候,我和师傅经常会餐,或者和我的徒弟,或者是别的师傅,别的徒弟。男人们坐下来,便是要吃肉,吃酒,这时候,师傅对我说:“你吃,你多吃一点。”自己拿着筷子,点着菜盘子里的菜,又放下来。

师傅的女人回来了,手里托着白包纸包着的熟菜。是